



老臣阳光成长
小说系列

*To Distant Place
for a Sixteen-year-old Poet*

十六岁诗人 的远方

FICTION
SERIES

老 臣 著



YZLI0890119139

ON HEALTHY GROWTH BY LAO CHEN

主流阅读 阳光成长

“成长小说之父”老臣带你跨越青春的千山万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臣阳光成长
小说系列

A Distant Place
for a Sixteen-year-old Poet

十六岁诗人的远方



YZLI0890119139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十六岁诗人的远方/老臣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2.1

(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805-6

I. ①十... II. ①老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52369号



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
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

十六岁诗人的远方

老 臣 著

策 划 谢倩霓

封面设计 布 克

版式设计 赵晓音

封 面 图 张 卓

插 图 张亚宁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2.25 字数 151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805-6/I·3308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鸽子,白鸽子 / 001
班副的囚徒 / 008
窗外是海 / 020
迷 途 / 029
星星点灯 / 037
秋风你咋不刮 / 044
孤 鸟 / 049
野 渡 / 058
葫 芦 / 067
大胡子李老师 / 071
山中的红马 / 077

圈 套 / 081

板儿爷张生 / 089

小学老师 / 101

十六岁诗人的远方 / 111

雪天的红草帽 / 122

喊 山 / 126

海 裂 / 138

炮 台 / 165

最后一只雄鹰 / 173

少年世界的探索(评论) / 186

鸽子,白鸽子

—

那是一只鸽子,白鸽子。

天光透亮的时候,它从隐隐约约的陆地方向飞来,起初只是一个逗点,渐渐变大,近了,近了,海柱便看见了它白色的翅膀。

飞到小岛上空时,那只白鸽子打了几个旋儿,然后轻灵地落在那座琉璃瓦的高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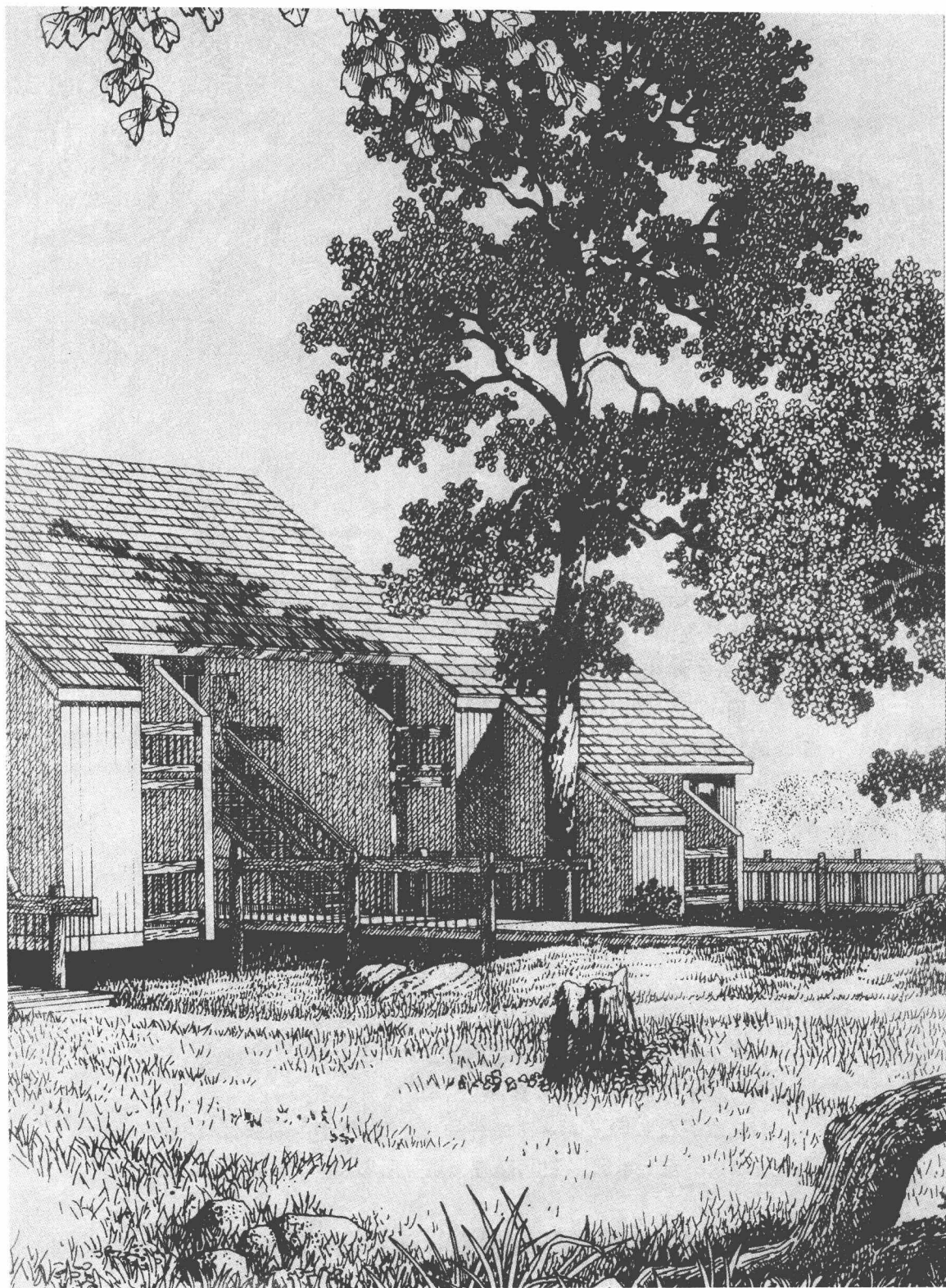
高屋是疗养院,是岛上最好的建筑物,听说里边住了好多搞学问的人。海柱一次也没有进去过。

那只白鸽子就落在连阳光都打滑的光溜溜的屋脊上,每天都来得十分准时。它来干什么呢?海柱想不明白。

二

岛是座孤岛,离大陆有两个小时的航程。岛上有柔软的海滩,有峻峭的礁石。一到夏天,游客云集,把小岛挤得更小了。

海柱家的石头房子坐落在岛东的月牙湾,涨潮的时候,汹涌的浪头离屋墙只有五十米远。夜里,睡在土坑上听着涛声,能感受到大海呼



吸的节奏，石头房子宛若一条老船，那漂泊的感觉入梦真好。

但旅游旺季打破了海柱守望的一份安宁。海柱妈把屋门大敞开，门旁立根木杆，挑起一个火红的幌子，开起“海味饭馆”来。海柱成了饭馆的伙计，他的两片厚嘴唇变得更厚了，因为他总是噘着嘴。

客人叫他：“小伙计，上盘炒鱿鱼卷儿。”

海柱不吭声，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客人逗他：“就你这服务态度，还不让老板娘炒鱿鱼呀！”

海柱没好气地应着：“我就想被炒鱿鱼。”转身又冲油烟滚滚的厨房喊，“妈，炒鱿鱼卷儿！”

客人没被不礼貌惹恼，反倒瞧着海柱倔巴巴的模样，开心地笑了。

三

真是没意思的暑假，海柱想。

本来，他是想在假期里去陆地的。岛上唯一的小学与城里的南关小学搞起了“手拉手”活动，和海柱手拉手的同学叫佟欣欣，两个人已通了十几封信，成了未见面的朋友。佟欣欣的字写得干净清秀，不像海柱的字拖泥带水，好像多爪鱼爬的一样。这让海柱每次写信时都很怯手，所以，他发誓要把字练好。字帖就是佟欣欣的信笺。两个人的字越写越相像，友谊已经很深厚了。

终于，春光明媚的一天，海柱在信纸上写道：“佟欣欣，我热情地邀请你到我们菊花岛一游……”佟欣欣很快回了信，说：“我不能上岛，因为我离不开轮椅……”海柱这才知道佟欣欣是个没有双腿的孩子，对他漂亮的字，那么好的学习成绩，那么丰富的知识更加佩服。佟欣欣也好想见到海柱，便在信尾热情地写道：“欢迎你到城里来，我领你去龙湾公园，去体育场看球赛，去滨海影院看时装表演……”海柱高兴极了，马上回信说：“我一定到城里去过暑假，我还没有登上过大陆呢。”

可是，暑假全让妈妈的饭馆生意给占领了。海柱向往城市，便每天清晨早早爬起来，向陆地的方向遥望。

于是，他就发现了那只鸽子，白鸽子……

早晨的海湾是美丽的。因为寂静，没有客人吃饭，无事可做，观察那只白鸽子，就成为海柱不可缺少的内容。

疗养院里住着什么人呢？那鸽子是军鸽、信鸽，还是气象鸽呢？海柱努力去猜测。

妈妈在门口喊站在礁石上的儿子：“柱儿，过会儿该来客人了，快干活吧！”

海柱慢腾腾地挪回来。

妈妈手脚麻利地忙活着说道：“你该好好干，帮妈多挣点钱。城里晚去几天又能怎样？你念中学可是要去陆上的。念书没钱行吗？你爹，你爹他又不在……”

一提到爹，海柱就变乖了。爹在那年春天出海捕爬虾，遇上风暴，船和人都再没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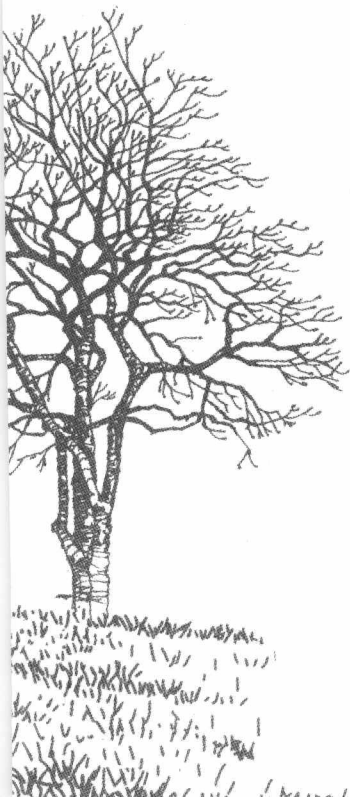
妈见海柱发蔫，轻叹一声，不再唠叨。

海湾上，喧哗嘈杂的一天就要开始了。

四

暴风雨肆虐了一夜。

清晨，海柱按时醒来。窗外，却灰蒙蒙一片。他看看表，五点十五分，赶忙爬起来，跑到屋外那块礁石上。



天空上浓云滚滚，往日湛蓝的大海变得黄浊浊的。陆地罩在烟雾里，没了踪影。海柱有些担心：那只白鸽子会准时飞来吗？

稍稍迟了一点，那只白鸽子终于出现了。开始是一个逗点儿，逐渐变清晰。若不是海柱，别人也许会以为它是一缕云丝呢。飞到岛的上空，白鸽子似乎过于疲惫，只盘旋一圈，就一头向那琉璃瓦的屋脊栽去。

海柱心头一紧：它受伤了，还是被暴雨淋病了？他刚要去看个究竟，妈在屋里又喊：“柱儿，快，雨来了！”

可不是么，分币大的雨点儿已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海柱跑进家门时，已被淋成落汤鸡了。

换了衣服，呆坐窗前，望着雨雾遮蔽的海滩，海柱想不出那只白鸽子怎么样了。

五

因为风雨，轮船停开了，没有人上岛来游玩。小饭馆难得有清静，海柱关在屋里，先写了两个小时作业，然后便开始给佟欣欣写回信。他首先告诉佟欣欣：“有一只白鸽子，准时从陆地飞来，我不知它来干什么。”停了停，又写道，“我们要是有一只信鸽该多好啊，让它往返于咱们之间，那样我们每天都能说话。”写在这儿，他被自己美好的想象逗笑了，笑出两排小白牙来。

中午时分，天晴透了。被雨水洗过的海岛，绿得新鲜湿润，海滩也变得干干净净。海柱出了门，他惦记着那只白鸽子，便向疗养院走去，顺便给佟欣欣寄信。

海柱离老远就看见疗养院门前站着好多人。他跑过去一看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手上托着一只白鸽子，喃喃地自语着：“死了，它死了……”

海柱忽然觉得嗓子眼儿发咸。

“不就是一只鸽子吗？有什么可伤心的！”有人在一旁劝说。

“它不是一只普通的鸽子，是一只信鸽。”那男人说着，离开了众人，捧着鸽子，一步一步向海湾走去。人们跟着走，但终于有人觉得没啥意思，便收住脚步。快到海滩的时候，男人的身后只剩下一个人——忘了邮信的海柱。

那男人双手捧着鸽子，像捧着一朵白色的莲花。到了海滩，他蹲下身，轻轻放下鸽子，用手挖了个坑，把白鸽子小小的躯体放在坑里，鸽子的头朝着大陆的方向。

他刚要掩埋，海柱连忙阻止道：“别，让我摸摸它好吗？”

“噢。”男人愣了一下，抬头望着海柱。

“我认识这只鸽子，它每天都按时飞来。”海柱说。

男人像遇见知己一般，眼睛一亮，问：“你真的认识它？”

“我每天都站在那块礁石上看它。”海柱说。

“摸吧，摸吧。”男人说。

海柱的手有些颤抖，蹲下身子，手轻轻地碰到鸽子柔软的羽毛。鸽子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

“它是只守信用的鸽子。”海柱说。

“是啊，”那男人说，话里充满了哀伤，“我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，我却不能回去陪她。她每天准时放飞这只鸽子，我们每天就是靠这只鸽子互相传话。”

海柱望着那张戴眼镜的面孔，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

“鸽子，今天你不该飞来，”男人叹息着说，“今天我女儿动手术，它是来给我报信的，女儿让我放心。可谁知它会在海上碰到暴风雨呢？”男人跪下来，开始轻轻掩埋那只白鸽子。海柱也动起手来。一会儿，海滩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包。

“安息吧，鸽子。”男人站起来说。

“你女儿，一定会平安的。”海柱安慰他说。

“谢谢你。”男人对海柱说，他说得真诚又恳切。

大海正在涨潮，浪花逐渐登岸，几个大浪涌过来，抹平了那个小小的坟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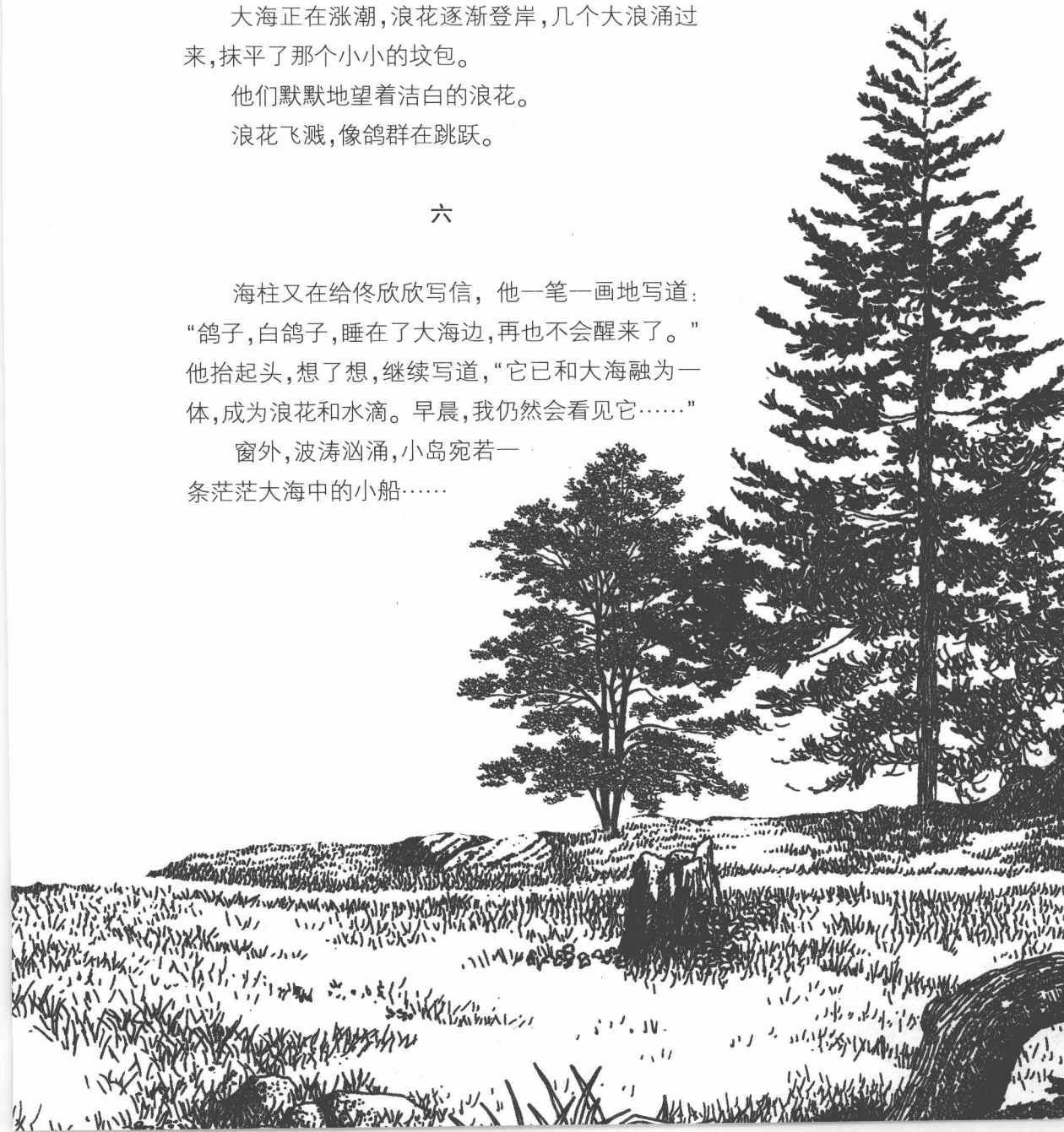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默默地望着洁白的浪花。

浪花飞溅，像鸽群在跳跃。

六

海柱又在给佟欣欣写信，他一笔一画地写道：“鸽子，白鸽子，睡在了大海边，再也不会醒来了。”他抬起头，想了想，继续写道，“它已和大海融为一体，成为浪花和水滴。早晨，我仍然会看见它……”

窗外，波涛汹涌，小岛宛若一条茫茫大海中的小船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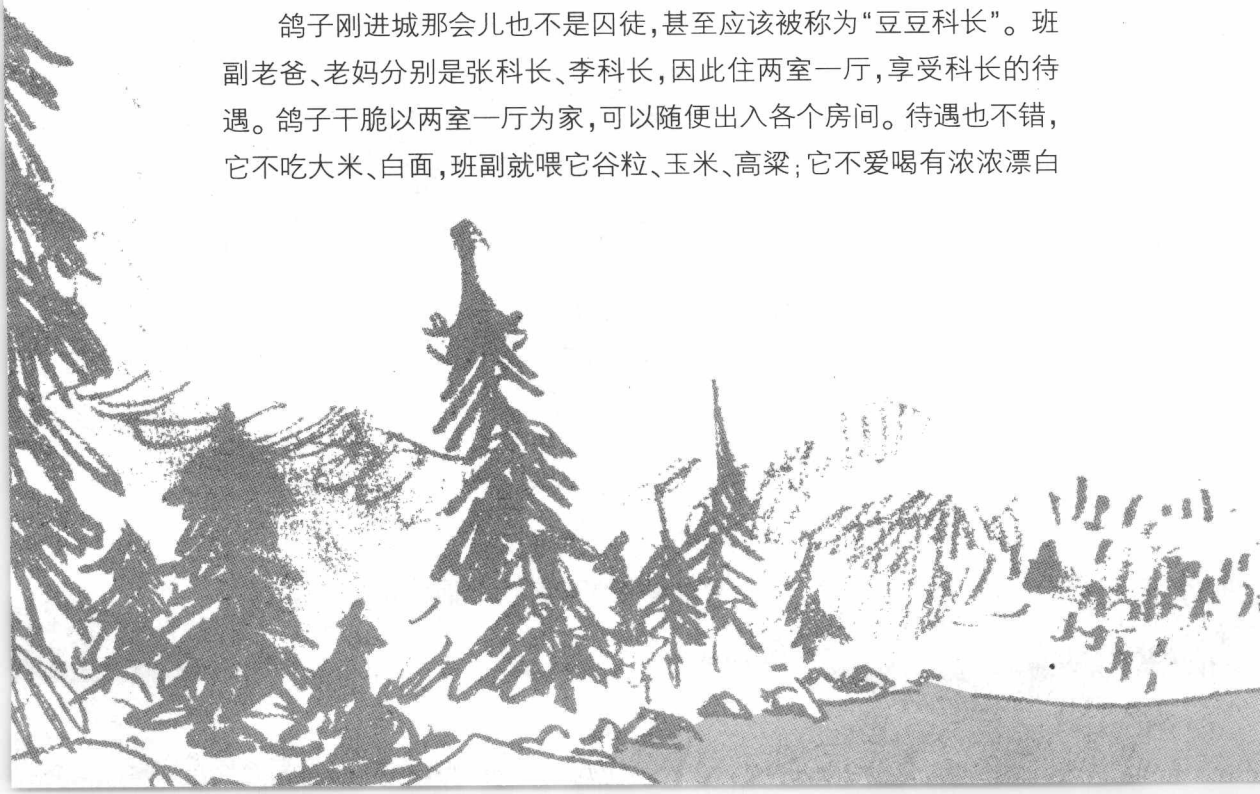


班副的囚徒

班副的囚徒是一只鸽子,叫王丽芳。

鸽子原来不叫王丽芳,叫豆豆,是一只乡村的屋檐下安居的家鸽。它是群居动物,飞起来的时候,前前后后有二十几个伙伴儿。但班副到乡村过暑假,并且把手伸到二姑家的鸽窝里,于是豆豆就离开鸽群,离开村庄,孤身来到班副居住的城市。

鸽子刚进城那会儿也不是囚徒,甚至应该被称为“豆豆科长”。班副老爸、老妈分别是张科长、李科长,因此住两室一厅,享受科长的待遇。鸽子干脆以两室一厅为家,可以随便出入各个房间。待遇也不错,它不吃大米、白面,班副就喂它谷粒、玉米、高粱;它不爱喝有浓浓漂白





粉味儿的自来水,班副就给它去附近的工厂接地下水。虽然窗外的天空很高很远,但对身为鸽子的豆豆,有两室一厅可栖,已很知足了。

鸽子被叫做“王丽芳”那天,才沦为真正的囚徒。它的居室一下子成为很小的竹笼子,并且被剥夺了在各个房间散步的自由。班副的态度也来了个180°大转弯。每天早晨,他往笼子里丢一穗玉米棒,再倒一碗自来水,怒喝道:“王丽芳,你牛什么?本班副凭什么伺候你?吃,喝!要不就饿死你!”然后,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。

成为囚徒的王丽芳,把在狭窄的笼子里怀念叫豆豆的岁月,当成唯一幸福快乐的事。

叫“王丽芳”的鸽子充分体验到了什么叫虐待。

首先是饮食上的苛刻待遇。它讨厌自来水中漂白粉的怪味儿,为此发出“咕噜噜”的抗议声,并拒绝饮用。但班副只是幸灾乐祸地看它,并不去管。有一天,班副正在写作业,听见鸽子叫,就气冲冲过来,大吼:“王丽芳,你鬼叫什么?一天到晚,就你叽叽喳喳,有完没完?”“王丽芳”继续抗议,班副就打开笼门,一把把它揪出来,左右开弓打它一顿巴掌:“打你个王丽芳,打你个王丽芳!看你还叽喳不,看你还叽喳不!”虽然打得并不重,但好羞辱、好委屈,王丽芳便尖锐地抗议。班副干脆



把它往笼子里一丢,自己回房间去,并把门关出“啪”的一响,再不理睬它。没办法,渴得难受的鸽子只得喝自来水,但漂白粉的怪味儿使它把吞下的粮食又呛了出来。

鸽子“王丽芳”受到的第二种虐待就是经常被班副一两天不理不睬,或者被指着眼睛臭骂一顿,囚笼也给从客厅搬到烟熏味儿呛的厨房。班副见它受气的可怜样儿,则会变得眉开眼笑,大声说:“王丽芳,让你也尝尝受气的滋味儿,别以为本班副好欺负!本班副全年级短跑第一,跳远第二,不就是少考了0.5分吗?”囚徒不明白他嚷个啥,“咕噜噜”大声抗议。班副就十分蛮横地道:“咋,王丽芳,你要不服,咱下次再见!”

鸽子“王丽芳”受到的最强烈、最残暴的虐待和羞辱发生在被囚禁的第三个星期天。班副放学回来,没好气地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捅开门,一冲一冲直奔厨房。他丢掉书包,抄起把剪刀,恶狠狠提拎起囚笼,生硬地丢在客厅地板上。鸽子知道厄运临头,吓得“咕噜噜”惨叫起来。但班副并不理睬,而是打开笼门,一把抓出它,“喀嚓”一剪刀,剪断了它的尾巴;接着又不顾它的惨叫,“喀嚓、喀嚓”剪断了它长长的翘翎;然后,把它松开,吼道:“王丽芳,让你翘尾巴,有能耐,这回你使吧,使吧!”鸽子“王丽芳”张开翅膀,瞄准透明的玻璃振翅欲飞,但它再也飞不起来了,而是一头栽倒在地。尾巴没了,失去平衡,别说飞,跑都趑趄趑趄。班副望着它的狼狈相,得意而开心地大笑道:“王丽芳,让你臭美,这回你就是丑小鸭!”鸽子蹿到班副的房间,“咕噜噜”抗议。它抗议的方式是乡村式的,那就是恶狠狠地在地毯上丢下一泡稀屎!

鸽子“王丽芳”痛苦到了极点,畏怯班副到了极点,它不明白小主人是发的什么疯。为此,它清亮和善的眼睛看着班副的时候,总是可怜巴巴的。

张科长和李科长同样对儿子的做法不理解。鸽子曾听见他们夫妻背后议论:“王丽芳咋把强强惹成这个样子?”

鸽子知道,强强就是可恶的班副!

班副自然也有高兴的时候。

开门时,他捅锁的声音轻柔又平和,或者他是吹着口哨上楼,那么,鸽子“王丽芳”总会受到些优待。比如,他会边听音乐边给它收拾粪便,他干活儿麻利又干净,三擦两抹,脏兮兮的笼子就变得清爽了。自然,也会给鸽子换些新粮,调剂一下伙食:上顿吃高粱,这顿吃玉米;或者上顿吃玉米,这顿吃谷粒。还会细心地把自来水澄清,让漂白粉完全沉淀后再喂给它。一边干活儿,班副还会和它搭讪:“王丽芳,怎么样,本班副工作能力不差吧?”

班副是很贪玩也很会玩的。有时,他不看动画片,不听音乐,也不写作业,而是在地板上摆满飞机、大炮、枪械、机器人、变形金刚。鸽子“王丽芳”也会被放出来,抖着断翅趑趄趑趄在客厅走走。它已学会歪着身子走路,尽量不摔跤,有时拍拍翅膀,望望窗外,回忆回忆在蓝天中飞翔的感觉。班副有时会招呼它,说:“王丽芳,过来,一块玩儿。别端臭架子,咱们男生是欢迎你一块儿玩的。”当然,若是鸽子不理睬,班副会顺手抄起什么枪械,瞄准它,恐吓道:“王丽芳,你来不来?你以为你多么了不起呀?本班副一梭子子弹就能送你上西天!不信,你就尝一尝。”说着,电子枪就会发出红光,爆发出吓人的声响,“王丽芳”屁滚尿流,自然要在地毯或者地板上留下些纪念物。

最让鸽子“王丽芳”不能理解的是,有一天,班副看电视看得流泪了,他冲进厨房,打开囚笼门,轻轻抱出它,把它的头紧紧贴在他湿润的脸上,呜咽着说:“豆豆,豆豆,你吃苦了!我不是好东西,我剪了你的翅膀,打你,骂你,我小心眼儿,我不是个男人,我把你害苦了。”哭着,说着,他的脸突然又变了,气冲冲又把它丢进囚笼,一抹脸,指着它的眼睛恶声怒斥,“王丽芳,都怪你,把我的豆豆害成这样!走着瞧吧,有你好看的!”鸽子“王丽芳”给这瞬息变化弄得不知所措。



时间一长,鸽子的胃和神经都变得脆弱了,并产生了条件反射,一听叫它“王丽芳”,浑身就打颤发抖。它从心理和生理上,都讨厌“王丽芳”这三个字。

冬天来了,并且,天空中落下了第一场雪。雪下得并不大,可仍然把窗外的世界粉饰得洁白无瑕。鸽子“王丽芳”多么渴望外面的世界啊。在乡村,它会和伙伴儿们一起飞上蓝天。天是蓝的,地是白的。没有庄稼的山野,可以望出老远老远。翅膀下风声擦过,身体给空气托住,那是怎样的快乐和自由啊。渴了,就去未封冻的山边喝水,那是甜润的泉水,没有城市的怪味儿;饿了,就找片草丛吃些草籽,或者回落到主人的院子里,主人会扫一块空地,扬撒一把金黄色的玉米或者火红色的高粱粒。伙伴儿们争着、抢着,是争食,也是游戏。那是多么的温馨和亲切呀!可是,这一切都离得那么遥远,遥不可及。

鸽子“王丽芳”消瘦了,并且,明显地憔悴了。

就在这时,班副病倒了。打雪仗归来,出了一身热汗,他干脆脱了羽绒外罩。玩得太高兴了,鸽子“王丽芳”充分感受到了他欢乐未尽的余兴。但乐极生悲,第二天早晨,班副挣扎着想起床,却一头栽到了床下。两位科长忙跑过来,把他抱上床。李科长一摸他的头,尖叫了一声:“强强咋烧成这样?”张科长赶忙打电话叫来住